

【新語說世】

離家心事

編輯組

蒼白的月光照著她發青的臉頰，遠處傳來幾聲狗吠，在荒涼的山間更顯幾分寒意。

又起風了，傍晚她激動地衝出家門，不顧一切地開著車離開那個令她傷心的地方，不知繞了多少山路，遠離了熟悉的城市，夜色已深，她終於在樹下把車停住，獨自步行上山。

原先她並不知道要去那裡，只想往前走、往前走，月光拖著她長長的影子，山風從林間吹來，她真覺得冷了，但覺得更寒的是這一顆心呀！她想不透從小乖巧聽話的兒子遽然變了！就在母子相依為命，兒子二十歲生

日的那天，竟突然冒出：「這麼多年來，我已經受夠了！您，媽媽您居然在學鄭雅美了！」天啊！鄭雅美？不

就是近日報上報導那個將同居人殺死，用鋸子切成七大塊分屍的婦人嗎？兒子怎麼可以把母親與殺人魔女相提並論！真是不孝、忤逆、忘恩負義！

她怎麼也沒想到這些日子來，兒子變本加厲地對待她，就與當年他父親的模樣、神情相似，簡直是一個模子翻出來的！想想這些年來，她一直刻意要忘記丈夫的無情：冷嘲熱諷外加三字經、憤怒的眼神、結實落在她身上的拳頭，如今惡夢竟然重現，兒

子是什麼時候學到他父親的呢？她又陷入了當年那種無底的深淵……

今夜她從家中逃了出來，就如同當年從夫家逃出來一樣……。年輕時，她追求幸福，嫁給兒子的父親，一直盡力地做好妻子的角色。但生性苛刻、脾氣暴躁的丈夫，總是不給她好臉色看，除常挑剔家事，還不時嘲笑她的長相、娘家的種種不是，再加上婆婆的數落，更使人不堪，當自己反唇相譏時，就要飽嘗丈夫的拳頭一頓，如此這般，自己只好垂淚到天明。

幾年下來，她終於決心逃離那個家。一天，趁著家人外出之際，帶著

三歲大的唯一兒子離家了，來到一個陌生的城市，起初過著躲躲藏藏的生活，深恐被找回去，直到一年後，從故鄉傳來丈夫因車禍去世，婆婆放話要「一刀兩斷」的消息，她才鬆了一口氣，安心地搬到大都會中謀生。

憑著堅強的意志與刻苦的精神，最初找到工廠的工作，一面工作養家，一面進入夜校求學，並參與社區公益活動，一直扮演著單親媽媽的角色。幾年下來，攢下一些錢，便與朋友合資了一家商店，她既勤快又經營得當，竟然賺了不少錢，於是女強人的頭銜不逕而走。然而她對丈夫的怨恨，並未因逃出舊制度的牢籠而稍減，丈夫一直是她詛咒的罪人。

然而，這麼多年來，她怎麼沒注意到兒子那緊抿的嘴角透露著那痛惜無奈的感覺？「在我童年到成長的過程中，您一直沒有忘記讓我活在父親的陰影下！」兒子佈滿血絲的眼神此刻浮現在心中，她無奈地跌坐在草地上，看著山谷中點點燈火，每一盞都

像兒子小時候幽怨的眼光，她從未感到這麼地無助過……。這時不知從那裡傳來一陣陣鐘聲，「匡！匡！匡！」，鐘聲在山間迴響著，如此宏亮，又如此清澈、悠遠，彷彿在喚醒迷夢中的人，她不禁循著鐘聲的方向走去。

原來是一座寺院，看看錶竟是清晨三點半了，寺裡的師父正要開始誦經。她發愣地站在寺前的階梯傾聽那鐘聲、鼓聲，一陣陣鼓聲敲在她的心上，想到自己的遭遇，她欲哭無淚。

一位師父發現她，走近來問：「這位居士，為什麼一大早就上山來？」師父，我以前失去了丈夫，現在又失去了兒子！」她無限哀傷地說。「你丈夫和兒子怎麼了？」師父慈祥地問，接著她泣訴著自己多舛的命運，師父聽完，嘆了一氣說：「爭平等是要做自己生命的主人，但在爭取自主權的同時，千萬不要忘了尊重對方，只有互相尊重才是真正的平等！若用報復的心彼此對待，將是永無休止的痛苦輪迴啊！所謂的男女平等，其基礎

也是建立在一顆互相尊重的心啊！」這一席話，怎麼現在才聽懂？抬頭一看，陽光正從對面山頭緩緩升起，照向她哭過的臉龐。